

“六”字成语的隐喻机制探析

田海威

四川大学

DOI:10.12238/er.v8i11.6536

[摘要] 作为一种人类基本的认知方式，隐喻绝非普通的修辞手法那样简单，它不仅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各文化领域的理解机制，更是语言形态生成的关键角色，为语言研究，尤其是成语研究开辟了诸多视野独特的新契机。在母语为汉语的个体心中，“六”这一数字意义非凡，因其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与特殊象征意义占据着鲜明位置。基于此，文章依托概念隐喻理论，对包含“六”字的成语进行细致解释与深入剖析，试图揭开其背后隐藏的认知机制，展开初步探索。

[关键词] “六”字成语；概念隐喻法；认知思维机制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An analysis of the Metaphorical Mechanism of Idioms with the Character 'six'

Haiwei Tian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fundamental way of human cognition, metaphors are far more complex than ordinary rhetorical devices. They represent a universal understanding mechanism present in various cultural fields and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generation of language forms, opening up numerous unique opportunities for language studies, particularly in idiomatic research. In the minds of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the number 'six' holds extraordinary significance, occupying a prominent place due to it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special symbolic meaning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utilizes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to provide detailed explanations and in-depth analyses of idioms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 'six', aiming to uncover the hidden cognitive mechanisms behind them and to embark on preliminary explorations.

Keywords: idioms with the character 'six'; conceptual metaphor; cognitive thinking mechanisms.

引言

隐喻的学术追溯传统通常始于亚里士多德的比较论，该理论认为，隐喻是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的修辞变化形式。而到了二十世纪，多位学者对此进行批判，并有所发展。理查兹首次提出的互动论，颠覆了将隐喻单纯视作修饰作用的观念，强调其乃意义生成中的动态过程，是语言运作的一般原则。雷迪借助传导隐喻理论，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拓宽我们对隐喻的理解，表明这不仅是我们的表达工具，更是嵌入了思想框架的过程。

莱考夫和约翰逊在影响深远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彻底打破了隐喻仅作修辞点缀的陈见。他们主张，隐喻实际上构成人类概念体系形成及活动的重要核心，它是植根自身体验的根本认知办法。^[1]我们的思维通过隐喻这个媒介，把具体而已熟悉的经历转化映射到尚未知晓的抽象范围，由此可见便能领会新事物。超越语言的简单置换或语意交换，他深远地形塑我们的心理模式，亦掌控我们的日常言语与行止表现。

1 数字“六”的内涵

成语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智慧的体现，其中蕴含了深刻的价值体系和文化思维；汉语数字同样也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二者相合所形成的数字成语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意义重大。数字“六”向来为中国人所喜爱，笔者将借助概念隐喻的理论就“六”字成语展开分析，以揭示其文化内涵和认知机制。

1.1 “六”字的起源与发展

“六，象形字，形似结构简陋的棚屋，本义为草庐，写作‘廌’，‘廌’、‘六’古音相近，故假借为数词‘六’。”“六”本义指草庐，后假借为数词使用。《周易》之八卦象征着天地万物、阴阳对立。其中，坤的卦象是六个阴交，即三个“六”。《易传·说卦传》曰“乾，健也。坤，顺也。”因此，数字“六”自《周易》始，逐渐产生了“顺利、吉祥”的含义，时至今日，仍然受到人民广泛的喜爱。

我们还可以从历代典籍中发现大量数字“六”的存在。《周礼》曰：“孝、友、睦、姻、任、恤，为六行。”《礼记》称：“冠、昏、丧、祭、乡、相见，为六礼。”“六行”

“六礼”均成为了当时社会道德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易》：“时乘六龙以御天”发展而来的“六御”指天子的车驾。《论语》中所提到的“六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民族对“六”的重视。我们不难看出，数字“六”在汉民族的认知中是一个集美好于一身的汉字，“有‘满、全、尊贵’等隐含义”^[2]。

另外，随着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数字“六”的文化内涵也随之发生了显著演变。一系列佛教核心概念借助此数词进行表达，如构成万物之“六大”、关乎感知之“六根”、代表情欲之“六欲”等。这些词语的广泛流传，使“六”不再仅是一个计数单位，更被注入了“完整”“全部”的象征意义，极大地丰富了其在汉语中的哲学深度。

在多方因素的影响之下，“六”似乎成了完美的化身，时至今日，数字“六”仍然是一个喜闻乐见的字眼。在日常生活中，“六”可谓是随处可见，这也是其美好义深入人心的一个重要体现。

1.2 “六”字成语的内涵

成语具有含义丰富、高度凝练的特征，那么，“六”字成语是否如“六”字那样依然受人们追捧呢？笔者从大量的“六”字成语中选择了一部分进行探讨。

1.2.1 “六”字褒义成语

如前所述，数字“六”有“满、全、顺”等含义，那么“六”字成语是否也具备这样的含义呢？笔者找到如下成语：

六畜兴旺：“六畜”泛指各种家畜、家禽繁衍兴旺；

六合时邕、六合同风：“六合”泛指天下，“邕”指和睦，“同风”指的是风俗教化都一样；

六出纷飞：表示大雪纷纷，以雪花的美丽和纯洁来比喻景象的壮观和美好；

六根清净：比喻没有任何欲念；

六尘不染：指排除物欲，保持心地洁净。

六亲不认：指一个人冷漠无情、不通人情世故。

六六大顺：“六”指的是《易经》中坤卦的六爻。在占卜中，如果得到六个“六”，即构成纯阴的坤卦，象征着大地般的包容与柔顺，预示着一切畅通无阻。

借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语中包含了数字“六”的这些成语大多都具有正面的、褒义的含义，这实则是受到数字“六”含义的影响而形成的。

1.2.2 含“六”的贬义成语

尽管大多包含了数字“六”的成语都含褒义，但是，也不难发现部分“六”字成语也具有贬义色彩。数字“六”本身是没有贬义意味的，那么这些贬义色彩又从何而来呢？笔者将就此讨论其成因。

含“六”的贬义成语有：

六畜不安：形容某事扰动极大，波及甚广，使周遭的一切都深受其扰，无法平静；

三灾六难：指一个人的人生中可能遭遇多种灾祸和不幸；

五虚六耗：比喻弄虚作假，夸大其词，以达到欺骗或误导他人的目的；

六亲不认：形容冷峻漠然、不近人情。

三姑六婆：原指社会上各种不务正业的妇女，后泛指从事不正当职业的妇女；

以上这些成语之中的贬义并不在于数字“六”本身，而在于与其组合成成语的其他词，这也就是说，是非“六”成分构成了该成语的贬义，如“灾”“难”“虚”“耗”等。

综上所述，数字“六”因表现了多种美好的含义而在汉民族心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且受到人们广泛的喜爱。尽管其中也不乏有一些含贬义成语的出现，但究其原因，并不在“六”本身。

2 “六”字成语的概念隐喻分析

概念隐喻理论可被认为是认知语言学一个相当重要的基石，此观点最早由莱考夫和约翰逊通过其合著的作品《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而构建。该理论认为：隐喻并非仅是一种修辞手法，而是一种根本性的映射机制。人们往往无意识地利用一个具体的概念域来理解和建构一个抽象的概念域，例如，我们可以利用空间域的具体性来理解和解释时间域的抽象性。这种跨域映射实际上植根于我们共同生活经验。因此，概念隐喻并不局限于语言表达，而是人们认知及理解世界的一种根本方法。

莱考夫和约翰逊将概念隐喻分为：结构隐喻、方位隐喻以及本体隐喻三大类别^[3]。本文将依据这三个分类框架，开展对“六”字成语的隐喻作用之认知机制进行简要述评。

2.1 “六”字成语的结构隐喻

结构隐喻提供了一个高度整合且明确化的认知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将源自一个已定义清晰的概念域的关系结构，应用到另一较为散乱模糊但需赋予意义的目标域上，以帮助后者在理性的推导及表达层面获得新的参照。“这乃是一种利用来源自人们经验上的类似联系，在相应的源域和目标域间建立起彼此相关的对应关系^[4]。”

三头六臂：用以描绘某些具有非凡特质的神佛尊像，如哪吒，寓意他们具备极大的能力与广泛法力。

三姑六婆：原指古代民间九类特定职业的女性，因其职业常与闺阁妇女接触，易生事端，故后世用以泛指那些搬弄是非、行为不端、唯利是图的妇女。

三灾六难：“三灾”指劫末所起的三种灾害，“六难”指遇佛法的六种障碍。后演变为泛指人生中遭遇的各种苦难与不幸，比喻重重的灾难和挫折。

三头六臂指有强大的本领，强大的本领这个抽象的概念通过很多手臂和很多脑袋具体的形式体现出来；姑婆这两个形象是有一些负面因素在的，三姑六婆借此形象来表示一些不务正业的妇女；三灾六难有具体所指，通过这般具体灾难来反映不幸。这三者均利用了一些具体概念来表现抽象概念，

反映了人们的认知过程。

2.2 “六”字成语的方位隐喻

空间隐喻是以人身体感知为基础的一种隐喻构建机制。它并不是在概念之间的跨界映射，而是通过将源自身体体验的空间框架，如高低、内外等系统化地用于塑造抽象概念，如情感状态等。再比如说“积极向上”“悲伤即 down”这样的隐喻关系，就是依靠空间位置来诠释和表达人们的情绪。正是因为如此，方位隐喻经常应用于许多复杂概念的解释之中^[5]，接下来，笔者将以此为基础来探讨“六”字成语。

六六大顺：用以表示对家庭圆满、事业成功以及健康长寿等美好愿望。

六通四达：与“四通八达”寓意相近，都形容道路交通非常便利，公路网四面周全，无所不通。

借助方位隐喻相关观点，大为好，小为坏；通达为好，阻塞为坏。据此可以说“六六大顺”以及“六通四达”是含褒义的两个成语，而这种认知是有一定基础的，即社会团体集体的整体物质基础和社会文化经验。拥有这两个共同的基础，该成语才能够被投入到广泛使用之中。

2.3 “六”字成语的本体隐喻

本体隐喻是一种根本性的认知手段，指我们将抽象、模糊的经验视为具体的、有形的实体或物质。通过这种“实体化”过程，我们可以对抽象概念进行指称、量化、分类、推理乃至操作，从而使其变得可被思维捕捉和处理。

一般来说，我们把本体隐喻分为拟人和容器隐喻，下边我们就此二者对“六”字成语展开分析。

2.3.1 拟人

拟人，这是一种独特的本体隐喻手法，其实质在于给抽象概念、自然现象以及非生物实体注入人格特点，也就是说，将人的面貌、情感、动机或者行为特征投射其上。在这种“人格化”操作过程中，我们能够借助对人类自身行动方式和心理机能的理解，去解析那些复杂又陌生的对象，从而使它们变得更加亲近可触。

六畜不安：表面意思是连牲口都不能宁静，但实际上指的是干扰十分严重，所涉范围甚广，以致产生混乱。

六神无主：心肺肝肾脾胆的六位神灵失去了控制之意，用来比喻人在置身突如其来的变故或巨大的惊恐中显得束手无措。

六根清净：指通过戒律与禅定，彻底断除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感官所带来的所有欲望与烦恼，使心灵回归本初的纯净与安宁，不再为外境所扰。

牲畜、六神、六根均非人，借畜牲不安宁来形容骚乱；六神没有首领来形容慌乱；六根清闲安静来形容无烦无恼。

2.3.2 容器隐喻

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容器这个概念几乎无所不在，它可以粗略地区分为实体存在的现实容器与具有隐喻性质的抽象容器^[6]。实际上，“容器”这一隐喻深深植根于我们最

基础的意象图式，这种图式本身就是一种具备内外界限的空间结构。人类往往将这种物理性的构造投射到较难捉摸的抽象领域，使得各种情景、状态和情感，比如“坠入烦恼的泥沼”“置身爱情的圈套”“摆脱悲伤”等等，都被视作某种抽象层面的“容器”，以增强对其特性及动态变化的领悟。

六合同风：指各地的民俗风情、教化风俗大相径庭，意为天下统一。

六出纷飞：六出指雪花六角，表示大雪纷纷。

六亲不认：指割裂一切亲缘与情面，不近人情，不重天伦，不管不顾。

六合指天下，天下一个风气，用以表示天下太平；六出指雪花，雪花纷飞，借以表达美丽雪景；六亲泛指所有亲戚，指不通人情。通过容器概念来表现抽象概念，使得理解更加容易。

3 结语

数字“六”自其产生，从《周易》中汲取“顺”义之后，便一路向好，慢慢演变出了“美满、全、尊贵、吉祥”等诸多含义。因而我们所见到的大多数“六”字相关的事物，都是美好的，这实际上是隐喻的机制在其中发挥作用。在莱考夫和约翰逊看来，概念隐喻是我们意识无法摆脱的“认知透镜”。它深植于我们的“认知无意识”中，决定了我们如何建构现实。我们并非直接认识世界，而是通过隐喻这座桥梁，用旧的体验来解读新的现象。因此，它不仅仅是一种思维工具，更是我们之所以能拥有概念和进行思考的前提条件。另外，它还能帮助人们创造新词新语，表达新的思想。

人们对于“六”字成语的认知，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对“六”的认知，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对其他字词的隐喻分析，新词便不再是新词。

[参考文献]

[1]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王丽会.汉语词“六”略论[J].青年文学家,2017,(18):164-165.

[3]王颖.概念隐喻对英语口语教学的启示——以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为例[J].海外英语,2013(18):261-262.

[4]张惠,吴琰琴.《红楼梦》诗歌中概念隐喻现象及功能研究——以《葬花吟》《秋窗风雨夕》为例[J].红楼梦学刊,2025(3):83-96.

[5]刘凤花.成语的隐喻认知机制解读[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8(1):12-13.

[6]李先银.容器隐喻与“有+抽象名词”的量化特征——兼论“有+抽象名词”的属性化[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5):78-85.

作者简介：

田海威(2000.03-)，男，汉族，四川南充人，四川大学，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中外文化对比等领域。